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东周列国演义》

（明）冯梦龙 著

第 75 回

孙子演阵斩美姬

蔡侯纳质乞吴师

话说庆忌临死，诫左右勿杀要离，以成其名。左右欲释放要离。要离不肯行，谓左右曰：“吾有三不容于世，虽公子有令，吾敢偷生乎？”众问曰：“何谓三不容于世？”要离曰：“杀吾妻子而求事吾君，非仁也；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，非义也；欲成人之事，而不免于残身灭家，非智也。有此三恶，何面目立于世哉！”言讫，遂投身于江。舟人捞救出水，要离曰：“汝捞我何意？”舟人曰：“君返国，必有爵禄，何不俟之？”要离笑曰：“吾不爱室家性命，况于爵禄？汝等以吾尸归，可取重赏。”于是夺从人佩剑，自断其足，复刎喉而死。史臣有赞云：

古人一死，共轻如羽；不惟自轻，并轻妻子。阖门毕命，以殉一人；一人既死，吾志已伸。专诸虽死，尚存其胤；伤哉要离，死无形影！岂不自爱？遂人之功；功遂名立，虽死犹荣！击剑死侠，酿成风俗；至今吴人，趋义如鹄。

又有诗单道庆忌力敌万人，死于残疾匹夫之手，世人以勇力侍者可戒矣。诗云：

庆忌骁雄天下少，匹夫一臂须臾了。

世人休得逞强梁，斗角伤残麋鼠饱。

众人收要离肢体，并载庆忌之尸，来投吴王阖闾。阖闾大悦，重赏降卒，收于行伍。以上卿之礼，葬要高于阖闾城下，曰：“藉于之勇，为吾守门。”追赠其妻子。与专诸同立庙，岁时祭祀。以公子之礼，葬庆忌于王僚之墓侧。大宴群臣。伍员泣奏曰：“王之祸患皆除，但臣之仇何日可复？”伯喜否亦垂泪请兵伐楚。阖闾曰：“俟明日当谋之。”

次早，伍员同伯喜否复见阖闾于宫中。阖闾曰：“寡人欲为二卿出兵，谁人为将？”员喜否齐声曰：“惟王所用，敢不效命！”阖闾心念：“二子皆楚人，但报己仇，未必为吴尽力。”乃默然不言，向南风而啸，顷之，复长叹。伍员已窥其意，复进曰：“王虑楚之兵多将广乎？”阖闾曰：“然。”员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可保必胜。”阖闾欣然问曰：“卿所举何人？其能若何？”员对曰：“姓孙名武，吴人也。”阖闾闻说是吴人，便有喜色。员复奏曰：“此人精通韬略，有鬼神莫测之机，天地包藏之妙。自著《兵法》十三篇，世人不知其能，隐于罗浮山之东。诚得此人为军师，虽天下莫敌，何论楚哉？”阖闾曰：“卿试为寡人召之。”员对曰：“此人不轻仕进，非寻常之比，必须以礼聘之，方才肯就。”阖闾从之。乃取黄金十镒，白璧一双，使员驾驷马，往罗浮山取聘孙武。

伍子胥见武，备道吴王相慕之意。乃相随出山，同见阖闾。阖闾降阶而迎之，赐坐，问以兵法。孙武将所著十三篇，次第进上。阖闾令伍员从头朗诵一遍，每终一篇，赞不绝口。哪十三篇，一曰《始计》篇，二曰《作战》篇，三曰《谋攻》篇，四曰《军形》篇，五曰《兵势》篇，六曰《虚实》篇，七曰《军争》篇，八曰《九变》篇，九曰《行军》篇，十曰《地形》篇之十一曰《就地》篇，十二曰《火攻》篇，十三曰《用间》

篇。阖闾顾伍员曰：“观此《兵法》，真通天彻地之才也。但恨寡人国小兵微，如何而可？”孙武对曰：“臣之《兵法》，不但可施于卒伍，虽妇人女子，奉吾军令，亦可驱而用之。”阖闾鼓掌而笑曰：“先生之言，何迂阔也！天下岂有妇人女子，可使其操戈习战者？”孙武曰：“王如以臣言为迂，请将后宫女侍，与臣试之。令如不行，臣甘受欺罔之罪。”阖闾即召宫女三百，令孙武操演。孙武曰：“得大王宠姬二人，以为队长，然后号令方有所统。”阖闾又宣宠姬二人，名曰右姬左姬至前，谓武曰：“此寡人所爱，可充队长乎？”孙武曰：“可矣。然军旅之事，先严号令，次行赏罚，虽小试，不可废也。请立一人为执法，二人为军吏，主传谕之事。二人值鼓。力士数人，充为牙将，执斧钺刀戟，列于坛上，以壮军容。”阖闾许于中军选用。孙武吩咐宫女，分为左右二队，右姬管辖右队，左姬管辖左队，各披挂持兵，并示以军法：一不许混乱行伍！二不许言语喧哗；三不许故违约束。明日五鼓，皆集教场听操。王登台而观之。

次日五鼓，宫女二队，俱到教场，一个个身披甲冑，头戴兜鍪，右手操剑，左手握盾。二姬顶盔束甲，充做将官，分立两边，伺候孙武升帐。武亲自区画绳墨，布成阵势。使传谕官将黄旗二面，分授二姬，令执之为前导。众女跟随队长之后，五人为伍，十人为总，各要步迹相继，随鼓进退，左右回旋，寸步不乱。传谕已毕，令二队皆伏地听令。

少顷，孙武下令曰：“闻鼓声一通，两队齐起；闻鼓声二通，左队右旋，右队左旋；闻鼓声三通，各挺剑为争战之势。听鸣金，然后敛队而退。”众宫女皆掩口嬉笑。鼓吏禀：“鸣鼓一通。”宫女或起或坐，参差不齐。孙武离席而起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信，将之罪也！”使军吏再申前令。鼓吏复鸣

鼓，宫女咸起立，倾斜相接，其笑如故。孙武乃挽起双袖，亲操桴以击鼓，又申前令。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。孙武大怒，两目忽张，发上冲冠，遽唤：“执法何在？”执法者前跪。孙武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信，将之罪也；既已约束再三，而士不用命，士之罪矣！于军法当如何？”执法者曰：“当斩！”孙武曰：“士难尽诛，罪在队长。”顾左右：“可将女队长斩讫示众！”左右见孙武发怒之状，不敢违令，便将左右二姬绑缚。

阖闾在望云台上看孙武操演，忽见绑其二姬，急使伯嚭持节驰救之，令曰：“寡人已知将军用兵之能，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栉，甚适寡人之意，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请将军赦之！”孙武曰：“军中无戏言。臣已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虽君命不得受。若徇君命而释有罪，何以服众？”喝令左右：“速斩二姬！”梟其首于前。于是二队宫女，无不股栗失色，不敢仰视。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，为左右队长。再申令击鼓：一鼓起立，二鼓旋行，三鼓合战，鸣金收军。左右进退，回旋往来，皆中绳墨，毫发不差，自始至终，寂然无声。乃使执法者往报吴王曰：“兵已整齐，愿王观之，惟王所用。虽使赴汤蹈火，亦不敢退避矣。”髯翁有诗咏孙武试兵之事云：

强兵争霸业，试武耀军容。

尽出娇娥辈，犹如战斗雄。

戈挥罗袖卷，甲映粉颜红。

掩笑分旗下，含羞立队中。

闻声趋必肃，违令法难行。

已借妖姬首，方知上将风。

驱驰赴汤火，百战保成功。

阖闾痛此二姬，乃厚葬于横山，立祠祭之，名曰爱姬祠。

因思念爱姬，遂有不用孙武之意。伍员进曰：“臣闻‘兵者，凶器也’。不可虚谈。诛杀不果，军令不行。大王欲征楚而伯天下，思得良将，夫将以果毅为能，非孙武之将，谁能涉淮逾泗，越千里而战者乎？夫美色易得，良将难求，若因二姬而弃一贤将，何异爱莠草而弃嘉禾哉！”阖闾始悟。乃封孙武为上将军，号为军师，责成以伐楚之事。伍员问孙武曰：“兵从何方而进？”孙武曰：“大凡行兵之法，先除内患，然后方可外征。吾闻王僚之弟掩余在徐，烛庸在钟吾，二人俱怀报怨之心。今日进兵，宜先除二公子，然后南伐。”伍员然之。奏过吴王，王曰：“徐与钟吾皆小国，遣使往索逋臣，彼不敢不从。”乃遣二使，一往徐国取掩余，一往钟吾取烛庸。

徐子章羽不忍掩余之死，私使人告之，掩余逃去。路逢烛庸亦逃出，遂相与商议，往奔楚国。楚昭王喜曰：“二公子怨吴必深，宜乘其穷而厚结之。”乃居于舒城，使之练兵以御吴。阖闾怒二国之违命，令孙武将兵伐徐，灭之。徐子章羽奔楚。遂伐钟吾，执其君以归。复袭破舒城，杀掩余、烛庸。阖闾便欲乘胜入郢。孙武曰：“民劳未可骤用也。”遂班师。于是伍员献谋曰：“凡以寡胜众，以弱胜强者，必先明于劳逸之数。晋悼公三分四军，以敝楚师，卒收萧鱼之绩，惟自逸而以劳予人也。楚执政皆贪庸之辈，莫肯任患，请为三师以扰楚。我出一师，彼必皆出，彼出则我归，彼归则我复出，使彼力疲而卒惰，然后猝然攻之，无不胜矣。”阖闾以为然。乃三分其军，迭出以扰楚境，楚遣将来救，吴兵即归，如此反复，楚人苦之。

吴王有爱女名胜玉，因内宴，庖人进蒸鱼，王食其半，而以其余赐女，女怒曰：“王乃以剩鱼辱我，我何用生为？”退而自杀。阖闾悲之。厚为殓具，营葬于国西阊门之外。凿池积土，所凿之处，遂成太湖，今女坟湖是也。又砸文石以为椁，

金鼎、玉杯、银尊、珠襦之宝，府库几倾其半，又取“磐郢”名剑，皆以送女。乃舞白鹤于吴市之中，令万民随而观之，因令观者皆入隧门送葬。隧道内设有伏机，男女既入，遂发其机，门闭，实之以土，男女死者万人。阖闾曰：“使吾女得万人为殉，庶不寂寞也。”至今吴俗殡事，丧亭上制有白鹤，乃其遗风。杀生送死，阖闾之无道极矣！史臣有诗云：

三良殉葬共非秦，鹤市何当杀万人？

不待夫差方暴骨，阖闾今日已无民！

话分两头。却说楚昭王卧于宫中，既醒，见枕畔有寒光，视之，得一宝剑。及天明，召相剑者风胡子入宫，以剑示之。风胡子观剑大惊曰：“君王何从得此剑？”昭王曰：“寡人卧觉，得之于枕畔，不知此剑何名？”风胡子曰：“此名‘湛卢’。‘鱼肠’之剑，乃吴中剑师欧冶子所铸。昔越王铸名剑五口，吴王寿梦闻而求之，越王乃献其三口，曰‘鱼肠’、‘磐郢’、‘湛卢’。‘鱼肠’以刺王僚；‘磐郢’以送亡女；惟‘湛卢’之剑在焉。臣闻此剑乃五金之英，太阳之精，出之有神，服之有威。然人君行逆理之事，其剑即出。此剑所在之国，其国祚必绵远昌炽。今吴王弑王僚自立，又坑杀万人，以葬其女，吴人悲怨，故‘湛卢’之剑，去无道而就有道也。”昭王大悦，即佩于身，以为至宝，宣示国人，以为天瑞。

阖闾失剑，使人访寻之，有人报：“此剑归于楚国。”阖闾怒曰：“此必楚王赂吾左右而盗吾剑也！”杀左右数十人。遂使孙武、伍员、伯嚭率师伐楚。复遣使征兵于越。越王允常未与楚绝，不肯发兵。孙武等拔楚六潜二邑，因后兵不继，遂班师。阖闾怒越之不肯伐楚，复谋伐越。孙武谏曰：“今年岁星在越，伐之不利。”阖闾不听，遂伐越，败越兵于携李，大掠而还。孙武私谓伍员曰：“四十年之后，越强而吴尽矣！”伍

员默记其言。此阖闾五年事也。其明年，楚令尹囊瓦率舟师伐吴，以报潜六之役。阖闾使孙武、伍员击之，败楚师于巢，获其将半繁以归。阖闾曰：“不入郢都，虽败楚兵，犹无功也。”员对曰：“臣岂须臾忘郢都哉！顾楚国天下莫强，未可轻敌。囊瓦虽不得民心，而诸侯未恶。闻其索赂无厌，不久诸侯有变，乃可乘矣。”遂使孙武演习水军于江口。伍员终日使人探听楚事。忽一日，报：“有唐蔡二国遣使臣通好，已在郊外。”伍员喜曰：“唐蔡皆楚属国，无故遣使远来，必然与楚有怨，天使吾破楚入郢也。”

原来楚昭王为得了“湛卢”之剑，诸侯毕贺，唐成公与蔡昭侯亦来朝楚。蔡侯有羊脂白玉再珮一双，银貂鼠裘二副，以一裘一珮献于楚昭王，以为贺礼，自己佩带其一。囊瓦见而爱之，使人求之于蔡侯。蔡侯爱此裘珮，不与囊瓦。唐侯有名马二匹，名曰“肃霜”。“肃霜”乃雁名，其羽如练之白，高首而长颈，马之形色似之，故以为名。后人复加马旁曰骠骊，乃天下稀有之马也。唐侯以此马驾车来楚，其行速而稳。囊瓦又爱之，使人求之于唐侯。唐侯亦不与。二君朝礼既毕，囊瓦即谮于昭王曰：“唐蔡私通吴国，若放归，必导吴伐楚，不如留之。”乃拘二君于馆驿。各以千人守之，名为护卫，实则监押。其时昭王年幼，国政皆由囊瓦把持。

二君一住三年，思归甚切，不得起身。唐世子不见唐侯归国，使大夫公孙哲至楚省视，知其被拘之故。奏曰：“二马与一国孰重？君何不献马以求归？”唐侯曰：“此马乃稀世之宝，寡人惜之！且不肯献于楚王，况令尹乎？且其人贪而无厌，以威胁寡人，寡人宁死，决不从之。”公孙哲私谓从者曰：“吾主不忍一马，而久困于楚，何其重畜而轻国哉。我等不如私盗骠骊，献于令尹。倘得主公归唐。吾辈虽坐盗马之罪，亦何所

恨！”从者然之，乃以酒灌醉圉人，私盗二马献于囊瓦曰：“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，故令某等献上良马，以备驱驰之用。”囊瓦大喜，受其所献。次日，入告昭王曰：“唐侯地褊兵微，谅不足以成大事，可赦之归国。”昭王遂放唐成公出城。唐侯既归，公孙哲与众人从者，皆自系于殿前待罪。唐侯曰：“微诸卿献马于贪夫，寡人不能返国，此寡人之罪，二三子勿怨寡人足矣。”各厚赏之。今德安府随州城北，有驢驢陂，因马过此而得名也。唐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行行西至一荒陂，因笑唐公不见机。

莫惜驢驢输令尹，汉东宫阙早时归。

又髯仙有诗云：

三年拘系辱难堪，只为名驹未售贪。

不是便宜私窃马，君侯安得离荆南？

蔡侯闻唐侯献马得归，亦解裘珮以献瓦。瓦复告昭王曰：“唐蔡一体，唐侯既归，蔡不可独留也。”昭王从之。

蔡侯出了郢都，怒气填胸，取白璧沉于汉水，誓曰：“寡人若不能伐楚，而再南渡者，有如大川！”及返国，次日，即以世子元为质于晋，借兵伐楚。晋定公为之诉告于周，周敬王命卿士刘卷，以王师会之。宋、齐、鲁、卫、陈、郑、许、曹、莒、邾、顿、胡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子和蔡，共是十七路诸侯，个个恨囊瓦之贪，皆以兵从。晋士鞅为大将，荀寅副之，诸军毕集于召陵之地。荀寅自以为蔡兴师，有功于蔡，欲得重货，使人谓蔡侯曰：“闻君有裘珮以遗楚君臣，何独敝邑而无之？吾等千里兴师，专为君侯，不知何以犒师也？”蔡侯对曰：“孤以楚令尹瓦贪冒不仁，弃而投晋，惟大夫贪盟主之义，灭强楚以扶弱小，则荆襄五千里，皆犒师之物也，利孰大焉。”荀寅闻之甚愧。

其时周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，偶遇大雨连旬，刘卷患疟，荀寅遂谓士鞅曰：“昔五伯莫盛于齐桓，然驻师召陵，未尝少损于楚。先君文公仅一胜之，其后搆兵不已。自交见以后，晋楚无隙，自我开之不可。况水潦方降，疾疟方兴，恐进未必胜，退为楚乘，不可不虑。”士鞅亦是个贪夫，也思蔡侯酬谢，未遂其欲，托言雨水不利，难以进兵，遂却蔡侯之质，传令班师。各路诸侯见晋不作主，各散回本国。髯仙有诗云：

冠裳济济拥兵车，直捣荆襄力有余。

谁道中原无义士，也同囊瓦索苞苴。

蔡侯见诸军解散，大失所望。归过沈国，怪沈子嘉不从伐楚，使大夫公孙姓袭灭其国，虏其君杀之，以泄心中之愤。楚囊瓦大怒，兴师伐蔡，围其城。公孙姓进曰：“晋不足恃矣。不如东行求救于吴。子胥、伯嚭诸臣，与楚有大仇，必能出力相助。”蔡侯从之。即令公孙姓约会唐侯，共投吴国借兵，以其次子公子乾为质。伍员引见阖闾曰：“唐蔡以伤心之怨，愿为先驱。夫救蔡显名，破楚厚利。王欲入郢，此机不可失也。”阖闾乃受蔡侯之质，许以出兵，先遣公孙姓归报。阖闾正欲调兵，近臣报道：“今有军师孙武自江口归，有事求见。”阖闾召入，问其来意。孙武曰：“楚所以难攻者，以属国众多，不易直达其境也。今晋侯一呼，而十八国群集，内中陈、许、顿、胡皆素附于楚，亦弃而从晋，人心怨楚，不独唐蔡，此楚势孤力单之时矣。”阖闾大悦。使被离、专毅辅太子波居守。拜孙武为大将，伍员、伯嚭副之，亲弟公子夫概为先锋，公子山专督粮饷。悉起吴兵六万，号为十万，从水路渡淮，直抵蔡国。囊瓦见吴兵势大，撤围而走，又恐吴兵追赶，直渡汉水，方才屯扎，连打急报至郢都告急。

再说蔡侯迎接吴王，泣诉楚君臣之恶。未几唐侯亦到。二

君愿为左右翼，相从灭楚。临行，孙武忽传令军士登陆，将战舰尽留于淮水之曲。伍员私问舍舟之故。孙武曰：“舟行水逆而迟，使楚得徐为备，不可破矣。”员服其言。大军自江北陆路走章山，直趋汉阳。楚军屯于汉水之南，吴兵屯于汉水之北。囊瓦日夜愁吴军济汉，闻其留舟于淮水，心中稍安。楚昭王闻吴兵大举，自召诸臣问计。公子申曰：“子常非大将之才，速令左司马沈尹戌领兵前往，勿使吴人渡汉。彼远来无继，必不能持久。”昭王从其言。使沈尹戌率兵一万五千，同令尹协力拒守。

沈尹戌来至汉阳，囊瓦迎入大寨。戌问曰：“吴兵从何而来，如此之速？”瓦曰：“弃舟于淮油，从陆路自豫章至此。”戌连笑数声曰：“人言孙武用兵如神，以此观之，真儿戏耳！”瓦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戌曰：“吴人习惯舟楫，利于水战，今乃舍舟从陆，但取便捷，万一失利，更无归路，吾所以笑之。”瓦曰：“彼兵现屯汉北，何计可破？”戌曰：“吾分兵五千与子，子沿汉列营，将船只尽拘集于南岸，再令轻舟，旦夕往来于江之上下，使吴军不得掠舟而渡。我率一军从新息抄出淮油，尽焚其舟，再将汉东隘道用木石磊断。然后令尹引兵渡汉江，攻其大寨，我从后而击之。彼水陆两绝，首尾受敌，吴君臣之命，皆丧于吾手矣。”囊瓦大喜曰：“司马高见，吾不及也。”于是沈尹戌留大将武城黑统军五千，相助囊瓦，自引一万人向新息进发。不知后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76 回

楚昭王弃郢西奔

伍子胥掘墓鞭尸

话说沈尹戌去后，吴楚夹汉水而军，相持数日。武城黑欲献媚于令尹，进言曰：“吴人舍舟从陆，违其所长，且又不识地理，司马已策其必败矣。今相持数日，不能渡江，其心已怠，宜速击之。”瓦之爱将史皇亦曰：“楚人爱令尹者少，爱司马者多，若司马引兵焚吴舟，塞隘道，则破吴之功，彼为第一也。令尹官高名重，屡次失利，今又以第一之功，让于司马，何以立于百僚之上？司马且代子为政矣。不如从武城将军之计、渡江决一胜负为上。”囊瓦惑其言，遂传令三军，俱渡汉水，至小别山排下阵势。史皇出兵挑战，孙武使先锋夫概迎之。夫概选勇士三百人，俱用坚木为大棒，一遇楚兵，没头没脑乱打过去。楚兵从未见此军形，措手不迭，被吴兵乱打一阵，史皇大败而走。囊瓦曰：“子令我渡江，今才交兵便败，何面目来见我？”史皇曰：“战不斩将，攻不擒王，非兵家大勇。今吴王大寨扎在大别山之下，不如今夜出其不意，往劫之，以建大功。”囊瓦从之，遂挑选精兵万人，披挂衔枚，从间道杀出大别山后。诸军得令，依计而行。

却说孙武闻夫概初战得胜，众皆相贺。武曰：“囊瓦乃斗筭之辈，贪功侥幸，今史皇小挫，未有亏损，今夜必来掩袭大

寨，不可不备。”乃令夫概、专毅各引本部，伏于大别山之左右，但听哨角为号，方许杀出。使唐蔡二君，分两路接应。又令伍员引兵五千，抄出小别山，反劫囊瓦之寨，却使伯嚭接应。孙武又使公子山，保护吴王，移屯于汉阴山，以避冲突。大寨虚设旌旗，留老弱数百守之。

号令已毕，时刚三鼓，囊瓦果引精兵，密从山后抄出。见大寨中寂然无备，大喊一声，杀入军中，不见吴王，疑有埋伏，慌忙杀出。忽听得哨角齐鸣，专毅、夫概两军，从左右突出夹攻，囊瓦且战且走，三停兵士，折了一停。才得走脱，又闻炮声大震，右有蔡侯，左有唐侯，两下截住。唐侯大叫：“还我肃霜马，免汝一死！”蔡侯又叫：“还我裘珮，饶汝一命！”囊瓦又羞又恼，又慌又怕。正在万分危急之间，却得武城黑引兵来救，大杀一阵，救出囊瓦。约行数里，一起守寨小军来报：“本营已被吴将伍员所劫，史将军大败，不知下落。”囊瓦心胆俱裂，引着败兵，连夜奔驰，直到柏举，方才驻足。良久，史皇亦引残兵来到。余兵渐集，复立营寨。囊瓦曰：“孙武用兵，果有神算！不如弃寨逃归，请兵复战。”史皇曰：“令尹率大兵拒吴，若弃寨而归，吴兵一渡汉江，长驱入郢，令尹之罪何逃？不如尽力一战，便死于阵上，也留个芳名于后！”

囊瓦正在踌躇，忽报：“楚王又遣一军来接应。”囊瓦出寨迎接，乃大将薳射也。射曰：“主上闻吴兵势大，恐令尹不能取胜，特遣小将带军一万，前来听命。”因问从前交战之事。囊瓦备细详述了一遍，面有惭色，薳射曰：“若从沈司马之言，何至如此。今日之计，惟有深沟高垒，勿与吴战，等待司马兵到，然后合击。”囊瓦曰：“某因轻兵劫寨，所以反被其劫。若两阵相当，楚兵岂遽弱于吴哉！今将军初到，乘此锐气，宜决一死战。”薳射不从。遂与囊瓦各自立营，名虽互为犄角，

相隔却有十余里。囊瓦自恃爵高位尊，不敬蕩射，蕩射又欺囊瓦无能，不为之下，两边各怀异意，不肯和同商议。

吴先锋夫概，探知楚将内部不和，乃入见吴王曰：“囊瓦贪而不仁，素失人心。蕩射虽来赴援，不遵约束。三军皆无斗志，若追而击之，可必全胜。”阖闾不许。夫概退曰：“君行其令，臣行其志，吾将独往，若幸破楚军，郢都可入也。”晨起，率本部兵五千，竟奔囊瓦之营。孙武闻之，急调伍员引兵接应。

却说夫概杀入囊瓦大寨，瓦全无准备，营中顿时大乱。武城黑舍命敌住。瓦不及乘车，步出寨后，左胛已中一箭，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，以车载之。谓瓦曰：“令尹可白方便，小将当死于此！”囊瓦卸下袍甲，乘车疾走，不敢回郢，竟奔郑国逃去了。髡翁有诗云：

披裘佩玉驾名驹，只道千年住郢都。

兵败一身逃难去，好教万口笑贪夫。

伍员兵到，史皇恐其追逐囊瓦，乃提戟引本部兵杀入吴军，左冲右突，杀死吴兵将二百余人。楚兵死伤，数亦相当。史皇身被重伤而死。武城黑战夫概不退，亦被夫概斩之。蕩射之子蕩延，闻前营有失，报知其父，欲提兵往救，蕩射不许。自立营前弹压，令军中：“乱动者斩！”囊瓦败军皆归于蕩射，点视尚有万余，合成一军，军势复振。蕩射曰：“吴军乘胜掩至，不可挡也。及其未至，整队而行，退至郢都，再作区处。”乃令大军拔寨而起，蕩延先行，蕩射亲自断后。

夫概探得蕩射移营，尾其后追之，及于清发。楚兵方收集船只，将谋渡江。吴兵便欲上前奋击，夫概止之曰：“困兽犹斗，况人乎？若逼之太急，将致死力。不如暂且驻兵，待其半渡，然后击之。已渡者得免，未渡者争先，谁肯死斗？胜之必

矣！”乃退二十里安营。中军孙武等俱到，闻夫概之言，人人称善，阖闾谓伍员曰：“寡人有弟如此，何患郢都不入。”伍员曰：“臣闻被离曾相夫概，言其毫毛倒生，必有背国叛主之事，虽则英勇，不可重用。”阖闾不以为然。

再说蘧射闻吴兵来追，方欲列阵拒敌，又闻其复退，喜曰：“固知吴人怯，不敢穷追也。”乃下令五鼓饱食，一齐渡江。刚刚渡及十分之三，夫概兵到，楚军争渡大乱。蘧射禁止不住，只得乘车疾走。军士未渡者，都随着主将乱窜。吴军从后掩杀，掠取旗鼓戈甲无数。孙武命唐蔡二君，各引本国军将，夺取渡江船只，沿江一路接应。蘧射奔至雍澁，将卒饥困，无法奔走。所喜追兵已远，暂且停留，埋锅造饭。饭才熟，吴兵又到，楚兵将不及下咽，弃食而走。留下现成熟饭，反与吴兵受用。吴兵饱食，复尽力追逐。楚兵自相践踏，死者更多。蘧射车蹶，被夫概一戟刺死。其子蘧延亦被吴兵围住，延奋勇冲突，不能得出。

忽闻东北角喊声大震，蘧延曰：“吴又有兵到，吾命休矣！”原来那支兵，却是左司马沈尹戌行至新息，得囊瓦兵败之信，遂从旧路退回。却好在雍澁遇着吴兵围住蘧延。戌遂将部下万人，分作三路杀入。夫概恃其屡胜，不以为意。忽见楚分三路进兵，正不知多少军马，没抵敌一头处，遂解围而走。沈尹戌大杀一阵，吴兵死者千余人。沈尹戌正欲追杀，吴王阖闾大军已到，两下扎营相拒。尹戌谓其家臣吴句卑曰：“令尹贪功，使吾计不遂，天也！今敌患已深，明日吾当决一死战。幸而胜，兵不及郢，楚国之福。万一战败，以首托汝，勿为吴人所得。”又谓蘧延曰：“汝父已殁于敌，汝不可以再死，宜亟归，传语子西，为保郢计。”蘧延下拜曰：“愿司马驱除东寇，早建大功！”垂泪而别。

次早，两下列阵交锋。沈尹戌平昔抚士有方，军卒用命，无不尽力死斗。夫概虽勇，不能取胜，看看欲败。孙武引大军杀来，右有伍员、蔡侯，左有伯嚭、唐侯，强弓劲弩在前，短兵在后，直冲入楚军，杀得七零八落。戌拼命杀出重围，身中数箭，僵卧车中，不能复战，乃呼吴句卑曰：“吾无用矣！汝可速取吾首，去见楚王！”句卑犹不忍。戌尽力大喝一声，遂瞑目不视。句卑不得已，用剑断其首，解裳裹而怀之，复掘土掩盖其尸，奔回郢都去了。吴兵遂长驱而进。史官有赞云：

楚谋不臧，贼贤升佞；伍族既捐，郤宗复尽。表表沈尹，一木支厦；操敌掌中，败于贪瓦。功隳身亡，凌霜慕日；天祐忠臣，归元于国。

话说蘧延先归，见了昭王，哭诉囊耳败奔，其父被杀之事。昭王大惊，急召子西、子期等商议，再欲出军接应。随后吴句卑亦到，呈上沈尹戌之首，备述兵败之由：“皆因令尹不用司马之计，以至遭此大败。”昭王痛哭曰：“孤不能早用司马，孤之罪也。”因大骂囊瓦：“误国奸臣，偷生于世，犬豕不食其肉！”句卑曰：“吴兵日逼，大王须早定保郢之计。”昭王一面召沈诸梁，领回父首，厚给葬具，封诸梁为叶公，一面议弃城西走。

子西号哭谏曰：“社稷陵寝，尽在郢都，王若弃去，不可复入矣。”昭王曰：“所恃江汉为险，今已失其险。吴师旦夕将至，安能束手受擒乎？”子期奏曰：“城中壮丁，尚有数万，王可悉出宫中粟帛，激励将士，固守城堞。遣使四出，往汉东诸国，令合兵入援。吴人深入我境，粮饷不继，岂能久哉？”昭王曰：“吴因粮于我，何患乏食？晋人一呼，顿时皆往，吴兵东下，唐蔡为导，楚之宇下，尽已离心，不可恃也。”子西又曰：“臣等悉师拒敌，战而不胜，走犹未晚。”昭王曰：“国

家存亡，皆在二兄，当行则行，寡人不能与谋矣。”言罢，含泪入宫。子西与子期计议，使大将斗巢，引兵五千，助守麦城，以防北路；大将宋木，引兵五千，助守纪南城，以防西北路；子西自引精兵一万，营于鲁沭江，以扼东渡之路；惟西路川江，南路湘江，俱是楚地，地方险远，非吴入楚之道，不必置备。子期督令王孙繇于、王孙圉、钟建、申包胥等，在内巡城，十分严紧。

再说吴王阖闾聚集诸将，问入郢之期。伍员进曰：“楚虽屡败，然郢都全盛，且三城联络，未易拔也。西去鲁沭江，乃入楚之径路，必有重兵把守。必须从北打大宽转，分军三路：一路攻麦城，一路攻纪南城，大王率大军直捣郢都，彼迅雷不及掩耳，顾此失彼，二城若破，郢不守矣。”孙武曰：“子胥之计甚善！”乃使伍员同公子山引兵一万，蔡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麦城。孙武同夫概引兵一万，唐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纪南城。阖闾同伯喜否等，引大军攻郢城。

且说伍员东行数日，谍者报：“此去麦城，只一舍之远，有大将斗巢引兵守把。”员命屯住军马，换了微服，小卒二人跟随，步出营外，相度地形。来至一村，见村人方牵驴磨麦，其人以捶击驴，驴走磨转，麦屑纷纷而下。员忽悟曰：“吾知所以破麦城矣！”当下回营，暗传号令：“每军士一名，要布袋一个，内皆盛土；又要草一束，明日五鼓交割。如无者斩！”至次日五更，又传一令：“每车要带乱石若干。如无者斩！”比及天明，分军为二队：蔡侯率一队往麦城之东；公子乾率一队往麦城之西。吩咐各将所带石土草束，筑成小城，以当营垒。员身自规度，督率军士用力，须臾而就。东城狭长，以像驴形，名曰“驴城”；西城正圆，以像磨形，名曰“磨城”。蔡侯不解其意。员笑曰：“东驴西磨，何患‘麦’之不下耶？”